

高名凯译文集

8

闻人高笛洒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HEXIAI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8

闻人高笛洒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K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闻人高笛洒	1
玛拉娜母女	49
沙漠里的爱情	121

闻人高笛洒



古代所不认识的旅行伙计难道不是现代的风俗所创造的一个最为奇怪的人物吗？在某种情形之中，从观察家看来，他难道不是用来标记焊接物质开发于理智开发的大变动的符号吗？我们的时代可以把表现隔离的，富有创造精神的力量的世界和表现齐整的，然而却是平等的，大量出产同样性质的产物，适应社会的最后的意见，一种单一的思想的世界接连起来。在一致的精神被解放而享受自由之后，在最后努力于堆积人间宝藏于一个集中的地点的文化的的工作之后，野蛮的暗影不是总要降临吗？旅行伙计这个观念之在思想上的作用不是和我们的公共马车之在货物和乘客上的作用一样？这观念给思想驾上车辆，让思想行动，使思想互相冲碰；这观念产生在光明的中心里，自命为光芒，横射正在酣睡的人众。这人类的自然物是个毫无所知的学者，一个被欺罔的欺罔者，一个只会谈论自己的神秘和自己的教条的没有信心的牧师。多奇怪的人物啊！这个人看见过一切，知道一切，认识一切的人。厌倦了巴黎的恶习之后，他却能够矫饰外省的淳朴。虽然他本质上既不是巴黎人，也不是外省人，因为他是个旅行者，他难道不是联结乡村和京城铁环吗？他从来没有彻底看过什么东西；他只知道人物的地方的名字，他只认识事物的表面；他有自己的特殊的尺寸去衡量一切的东西；总之，他的视线在事物的上面溜着，而没有穿透他们。他对一切的东西都发生兴趣，然而任



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引起他的兴味。他是喜欢嘲弄的，喜欢歌唱的，他表面上喜欢一切的党派，他的心灵里大半是爱国的。他是超等的滑稽人，他懂得乘机发出感激的，满意的，亲切的微笑，随后又停止微笑，回到他的真实的性格上面来，这是他所休止的经常的状态。他不得不当一个观察家，不然的话，他就得放弃他的职业。他不是不断的被迫去用一道眼色去探究人众，去揣测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风尚，特别是他们的还债的能力，为着避免时间的损失，去立刻估计成功的机会吗？所以，在任何事情之中都得立刻下决定，这习惯就本质的使他变成一个“料事家”；他肯定的下断语，他装出专家的神气谈论巴黎的戏院，巴黎和外省的戏子。他而且也知道法兰西的好地方和坏地方，亲身去过，亲眼看过。他会用同样的保证带领您到罪恶或是道德的需要上面去。赋有人家自由开放的热水水龙头一般的辩才，他不是同样的能够停止，又能够重新无误的接上他所预备好而自由流畅的语句吗？他是个活泼的小说家，他抽烟，他喝酒。他有一些不值钱的首饰，他给穷苦的贱民夸耀，在乡村里被人家看做富豪，他绝不让人家“讨厌”（这是他自己字汇中的一句话），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敲打他的口袋，让他的钱币作响，因而不会让他所走进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多疑的女仆以为他是个贼。至于他的活动呢，这难道不就是这个人肉机器的最低的性质吗？无论是追捕猎获物的鸢鸟也好，无论是发明一种新的遁术来从猎狗背后跑去，来侦察猎夫的野鹿也好，无论是嗅探猎味的猎狗也好，这些都不能够和他考虑一个生意时那样快速的飞跑相比较，和他赶上竞争者时那样设计钩倒别人的才能相比量，和他觉察，嗅知，发现推销货物的法术相比拟。在这么样一个人身上，怎么能够没有特等的性格呢！在一个国家里，您不是可以找到这一类低级的外交家，这些谈论棉布，珠宝，毛布，葡萄酒，往往比大使还要能干，大体只有外表的商人吗？在



法兰西，没有人怀疑这些旅行家所不断施展的难于令人相信的力量。他们都是空虚的大胆的无耻之徒，这些人在最边僻的小镇里，代表着巴黎文化和巴黎发明的天才而外省的善良的感觉，外省的无知，和外省的习俗相冲突。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里忘记了这些用言辞来对付最具反抗性的民众，因而使理智衰萎，这些类似不断拿起锉刀削起最为坚硬的云斑石的琢磨匠的令人钦佩的动作呢！如果您要认识谈论最为动乱的厄古^①的花言巧语的力量的话，如果您要认识那些退居在村野的穴窟里的地主们的力量的话，就请您听一听巴黎的一个大工业家的演讲。

“先生，”一位著名火险公司的总经理对一位经济学家说，“先生，在外省，在重新缴纳的五十万佛郎的保险费之中，只有五万多佛郎是自动愿意缴纳的，剩下的四十五万佛郎之所以能够再来到我们的手里，这都是我们的经纪人替我们收集的，他们到迟交费的受保人家里去麻烦他们，一直等到他们重新签订保险契约的时候为止，给他们叙述可怕的火灾的故事去恫吓他们，去激励他们。所以口才在我们这一行的作派和做买卖的办法里占有九成的力量。”

说话让人家听，这不就是诱惑人家吗？有两个议院的国家和有两只轻薄的耳朵的女人，都是要同样的灭亡的。人类第一个女人爱薇和她的长蛇是一篇关于人世已经开始而要和世界同时消灭的一桩事实的永远的神话。

“两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一个人就会变成您的人了。”一位退休的法律公证人说。

请您转过来看一看旅行伙计，请您研究研究这个人物！请您不要忘记青黄色的礼服，也不要忘记大衣，摩洛哥领国，烟斗，

① 法国的银币，约合三佛郎。



蓝条棉布的衬衫。在这个这样特别而抵抗上油的脸孔之上，您不会发现哪几种不同的性质呢？您瞧！这是哪一种的力士，哪一种的竞技场，哪一种的武器：他，这世界和语言！他是大胆的水兵，他就带了几句动听的话上了船，到法兰西的伊落爪^①的国度的冰冷的海中去钓回五六十万佛郎！这不就是用纯粹的理智的手术来开采埋藏在外省地下的黄金，不必用任何的苦痛而开出这黄金吗？外省的鱼不怕渔叉，也不怕火炬，然而却投进捕鱼笼，渔网和最温和的捕鱼器里。您现在是不是要毫不颤栗的想到在法兰西国里自黎明起就重新继续说话的语言的洪流呢？您已经认识这种人的一般的情形，下面是其中的一个人。

巴黎存在有一个无可比拟的旅行家，是这一类人物的模范，是一个占有最高程度的他的成功所有的一切的条件的人。在他的谈吐中可以找到硫酸盐，也可以找到捕鸟胶：捕鸟胶是用来获取，胶扎他的牺牲品而使其变成他的附属物的；硫酸盐是用来熔化最为坚硬的计算的。他的事儿是帽子的买卖；但是他拿来捕获人众的才能和技巧使他在商界中赢得了这样高大的名声，“巴黎货”的商人们甚至于都来逢迎他，希望他能够给面子来给他们经售。所以，当他凯旋回来，住在巴黎的时候，他总是不断的宴会；在外省，代理人们优待他；在巴黎，大商店妩媚他。他到处受欢迎，受邀请，受人家的供养；在他的看来，中饭或晚饭才是唯一的放纵，唯一的欢乐。他过着一种君主的生活，或说得更确切一点，度着新闻记者式的生涯。可是，他难道不就是巴黎商业的活新闻吗？他叫做高笛酒，他的名望，他的信用，他所收到的颂称使他赢得了“闻人”这雅号。无论这位单身汉到哪儿去，账房或是旅馆，沙龙或是公共马车，屋顶房或是银行家的公馆，每一个人看

① Iroquois 是红种土人。



见他都说：“啊！闻人高笛洒来啦。”这是比任何的名字都和他的品性，他的举止，他的身姿，他的声音，他所特有的语言相调和的。一切的人都对旅行家微笑，而旅行家也对一切的人微笑。以毒攻毒，他是赞成用病来治疗病症的。双关语，哈哈大笑，修士式的脸孔，五伤方济会会徒的面色，拉柏莱派的外观；衣服，躯体，精神，脸孔，这一切的一切都互相的调和，使欢乐，戏言都能够从他整个的人身上表现出来。办事的圆滑，待人的和蔼，喜欢琐事，您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类似妖艳女工的可爱的男子，漂亮的爬上车盖，给一位从轿式马车下车受阻的太太伸手援助，看见驭夫的颈巾而给他开玩笑，卖给他一顶帽子；他对一位女仆微笑，搂住她的腰或是用情感去激动她；他在桌上学着倾倒酒浆的声音而给紧胀的颊部送去几个弹指；他懂得在嘴唇间吹胀空气，而把啤酒吹了出去；他用刀重重的敲打香槟酒的酒杯，不会敲破，而对那些嘲笑懦怯的旅行家，反对受教育，统治桌上而在那里吞下最美的肉块的人说：“您也来一下罢！”然而他却是一个坚强的人，他能够随时停止他的笑谑，而当他扔掉雪茄头瞧着全城说“我要看看这些人的肚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又显得非常深刻似的。于是，高笛洒就变成最精细最能干的一个大使了。他懂得如何到县城里去的时候装做官员，到银行里去的时候装做资本家，到保王党家里去的时候装做宗教家和拥护君主的人，到中产阶级家里去的时候装做中产阶级。总之，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会变成他所应当变成的样子，而到人家门口的时候就把高笛洒扔在外边，出来的时候又把高笛洒换上。

一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闻人高笛洒都是忠实于巴黎货的买卖的。在参加大部分人类的幻想之中，这商业的各种不同的枝节使他可以观察人心的褶皱，教导他许多他那富有吸力的流利的词藻的秘密，去解开打得最紧的钱袋的结线，去唤醒太太们，丈夫



们，孩子们，女仆们的偏情，而给他们定约来满足他们的方法。谁也不会比他更清楚用一桩事业的蛊惑来诱引商人，在欲望走到危笃的时候就离开。他对制帽业十分的感激，他说他可以在制造头脑的外部装饰当中认识头脑的内部，他会装饰人众，投入他们的头脑的习惯等等。他对帽子所加的笑谑是无穷的。

但是，自从一八三〇年八月和十月之后，他就离开了制帽业的买卖，扔下了机械的看得见的商业，投身于巴黎的最高的投机生意中。他说他是放弃物质，而走进思想，放弃制造业的产品，而走进无限的纯粹的理智的工作。这需要一个解释。

正如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一八三〇年的巴黎产生了许多老旧的思想，是一些能干的投机家想要使其返老还童的。自从一八三〇之后，更特别的，思想都变成了价值；正如一位相当聪明而不发表任何作品的作家所说的，现在的人要偷窃思想，而不是偷窃手绢。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交易所”；但是，无论是好是坏，思想都已经在自标价格，自求收获，自己输入，自己转运，自己售卖，自己出手，而产生利益。如果没有出卖的思想的话，投机就想方法让人家看看话语，给话语有一种固定的思想，而靠这些话语来生活，就像鸟系靠黍壳过活一般。请您别笑话！在一个被钱包的标记比钱包的内容更能迷惑人的国度里，一句话就是等于一个思想。我们不是看见过当文献里已经没有“空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书店还在那里开发“历历如画”这个字眼吗？所以，国家税收的机关就想对理智征税，他知道在和平街的印花税局里测量招贴的范围，登记广告，冲量思想。变成一种开发之后，理智和他的产物就应当自然而然的服从制造业的开发所用的时髦式样。所以，在这些表面上闲荡而喝空酒瓶或是夹起雉鸡腿来做精神上的斗争的某些酒后巴黎人的脑筋里所酝酿的思想第二天就交给那些负责在城里和世界中，在巴黎和外省巧妙的贡献出



招贴和广告这煎炒的肥肉的旅行伙计了。就是用这些方法，外省的老鼠就被钩在这事业的捕鼠器里头了。这老鼠有的时候叫做订户，有的时候叫做股东，有的时候叫做联络员，有的时候叫做预约者或是保护人，然而却到底只是一个傻瓜而已。

“我真是傻瓜！”不只是一个穷苦的业主，被创办人的街头所诱惑而结果是丢掉了一万或是一万两千佛郎之后，都这样的说。

“订户都是一些傻瓜，他们不愿意知道要在理性的国度里走在人家的前头，就得有比旅行全欧洲所花费的还要多的金钱……”投机者说。

所以，在那些拒绝给巴黎的劝募付钱的拖欠租税的人和那些依靠税收生活而用新奇的事业来煎炒民众，用广告来烧烤民众，用媚语来勾引民众，结果就用新的酱汁来吞吃他们的收税人之间就存在有一个永远的争斗；这些民众就是在这新的酱汁之中穷蹙，用它来迷醉，好像苍蝇用它的黑铅粉来迷醉一般。所以，自从一八三〇年之后，因为要在法兰西刺激一般的努力起见，人家是用了一切的方法来浪费智慧而进步的群众啊！街头，勋章，文凭，一种为牺牲者的一群而发明的光荣勋级章就快速的相继而生。总之，一切出产智慧产物的工厂都发现有辣椒，特等的生姜，他们的享受。于是就有保险费，于是就有利息分配额，于是就有这些不知不觉由不幸的艺术家变成闻名的人物的征募，这些人就这样积极的在比每年所有的日数更多的企业中和人家合作，因为法律并没有预防到假用名义。于是就有这种抢夺思想的把戏，正如亚洲人之抢夺奴隶一样，这些赋有公共事业的机敏的企业家们就把这些思想从好不容易才闭得紧的原来的脑袋中强夺出来，在他们的呆笨的苏丹，他们的波斯王的眼睛之前脱去这可怕的群众的衣服，牵着他们行走，然而如果群众不是觉得好玩的话，民众是会割断他们的头颅而抢去他们的量金器的。



这种时代的疯狂就这样的反映在闻人高笛酒身上。经过是这样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听到他的无可抵抗的辩才就对他提议给他一些他所接受的空前的利益。条件商妥了，契约签订了，这位旅行人就到总经理家里来“断乳”，总经理给高笛酒除去了襁褓，告诉他事业中的暗礁，教他生意场中的行话，一件一件的指示他变把戏的机关，给他解剖他所要去开发的群众，用话语来装满他的脑筋，用预料不到的回答来饲养他，供给他许多坚强的理论；总之，给他磨砺这只要在法兰西对生命施行手术的舌锋。婴儿非常适当的回应总经理先生的谨慎。人寿保险界的领袖和闻人高笛酒所吹嘘的资本引起他的注意而在高等的银行界和理智的外交界中使这个“活的广告”特别显露他的才能。那时候两家著名报馆的会计（这两家报馆后来都倒闭了）也有意思雇用他去征求订户。圣西门派的机关报《地球报》和共和党的《行动报》都把闻人高笛酒拉到他们的账房里来给他提议如果他拉到一千佛郎的订费就给他十佛郎，如果他只弄到五百佛郎的话却只给他五佛郎。《政治报》的部分并不妨碍保险业的资本的部分，这生意也就算是定下来了。不过高笛酒还要求五百佛郎的津贴费，因为他得花一星期的工夫去认识圣西门的理论，不用极大的记忆的努力和必要的理智去追究这理论的深意而能够从容的推理，“不要把自己迷在里头，”依据他所说的话。他并不向共和党要求任何东西。第一，他倾向于共和党的思想，依据他自己的哲学，只有这些思想才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平等；第二，高笛酒曾经参加过法兰西的秘密社会；他曾经被捕而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之下恢复自由；第三，他让报馆的会计注意自从七月以来他已经留蓄胡髭，他只要一只鸭舌帽和一只长马距就可以代表共和。在这一星期之中，早上他就到《地球报》社去把自己圣西门化，晚上他就跑到保险公司那边去学习财政语言的巧妙。他的能力，他的记忆都是超等的，所以



他居然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开始他的旅行事业，后来每年他也都是在这时候举行他的开春第一次的征略的。根据人家说，两家恐惧生意衰微的大商店也在引诱这富有野心的高笛洒，使他决定再去负责给他们经售。旅行大王考虑到他的老朋友和人家所偿还他的庞大数目的保险费就显得仁慈。

“听我的，我的小姑娘约妮……”他在他所雇用的马车里对一位漂亮的卖花女说。

一切的真正的伟人都喜欢让一个柔弱的人物来虐待，高笛洒的暴君就是约妮，十一点钟他把她从角技戏院带了回来，他就是她装饰得一身的珍贵送到这里来，坐在幕前的包厢里的。

“我回来的时候，约妮，我就要给你添置你的卧室的家具，而且是很用心的。那一位用比较，用俄国大使馆的当差从印度带回来的真正的印度肩巾，用她的朱红色和她的俄国亲王来锯断你的背，那一位我觉得有点吹牛神气的骄傲的大玛蒂儿黛，她也就不会在那里找到什么可说的话了。我要用我在外省所生的一切‘孩子’来装饰你的卧室。”

“哎，你真是太好了！”卖花女喊道。“但是，你这怪物，你怎么能够从容不迫的对我说起生孩子呢？你怎么会相信我会忍受你这个呢？”

“啊，这个！你怎么这么傻呢，约妮？……这是我们这一行买卖所说的话。”

“真不错，你们这一行买卖！”

“可是，请你听罢；如果你老是说话，你总会有道理。”

“我希望总是有道理！但是，瞧，你这时候给我说这个都不害臊吗！”

“那末，你不愿意让我说完吗？我保护了一个高妙的意思，一个人家要为孩子们创办的报纸。在我们这一行里，当旅行家们在



一座城里假定弄到了《孩子报》的十家订户的话，他们就说：‘我生了十个孩子’；如果我给《行动报》弄到了十家订户的话，我就说：‘今天晚上我做了十个行动……’现在你明白了吗？”

“这真特别！所以你也参加政治活动吗？我看见你在圣柏拉志，因为我每天都得跑到那里去。啊！当人家爱一位男人的时候，如果人家知道要负什么责任的话，我发誓，人家一定要让你们自己单独去定夺，你们这些其他的男人！算了罢，你明天走，我们不要把自己装在这些忧愁的思想里，这些都是傻事。”

马车停留在阿尔多瓦街一所新盖的房子前面，高笛酒和约妮登上了这房子的第五层楼。古兰—约妮小姐就住在这里，一般人都认为古兰—约妮小姐已经秘密嫁给高笛酒了，这位旅行家也并不否认这风声。为着保持她的专横起见，古兰—约妮就逼着闻人高笛酒给她成千的小看顾，威吓他说如果他缺乏最微末的照应的话，她就要让他永远站在那里。停留在每一座城市的时候，高笛酒都得给她写信，报告她一切的事情，甚至于最小的举动。

“那末，得有多少的‘孩子’来装饰我的卧室呢？”她一边说，一边取下披肩，坐在火炉的旁边。

“每一订户我可以得到五苏。”

“真不错！就是用这五苏钱，你说你要让我发财吗？除非你不是像流浪犹太人一样，除非你没有缝好的钱袋。”

“可是，约妮，我可以生几千个‘孩子’哩！你想一想，孩子们从来就没有过他们的报纸。然而，叫我给你解释生意经，我也未免太傻了，你绝不会懂得这些事情。”

“你说，你说，高笛酒，假使我是这么傻的话，你为什么还要爱我呢？”

“就是因为你傻……这是最好的！听，约妮。你瞧，如果我叫人家订阅《地球报》，《行动报》，参加保险，购买巴黎货，而不要



“请你给我解开我的胸带罢，高笛洒。”



每年用尽心机来赚他这么可怜的八千或是一万佛郎，好像一位真正的马爷^①一样的话，我就能够现在每次旅行带回两三万佛郎。”

“请你解开我的胸带罢，高笛酒，请你一直走，别拉着我。”

“那末，”旅行家瞧着卖花女的光泽的背部说，“我就变成报馆的股东了，正如我的一位朋友菲诺一样；菲诺是一位帽商的儿子，然而他现在却有三万佛郎的年收，而且不久还要被封为法兰西的世卿哩！当人家想到小鲍宾萝……啊！我的天哪，我忘记说鲍宾萝先生昨天发表当商事部部长……我为什么就没有野心呢，我？呃！呃！我可以完全夺取胡说八道的演讲坛，我可以当部长，可以神气！瞧，听我说——”

他在靠椅背后立定姿势说：“诸位先生，报纸既不是工具，也不是买卖。从政治的关系看来，报纸是一种教育机关。我们是无可奈何的被迫在这里来用政治的眼睛观察一切的事物；所以（他重新吸了一口气），所以，我们得考究它到底是有用的或是有害的，到底得鼓励它或是得抑制它，到底它得受统制或是自由的发行：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我并没有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在议院来考究这桩事情，让诸位看到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都是朝着一个地狱走去。当然，法律并没有依照它所应当有的方法组织起来……”

“哈，不是吗？”他瞧了约妮一眼，说，“一切的演说家都要法兰西走上地狱；他们说这个或是谈到国家的銮驾，政治的风波和政治的界线。我难道不是什么色彩都知道的吗！我懂得各行买卖的把戏。我知道为什么吗？我是生来戴高帽的，我母亲给我保守

^① Mayeux 是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后所创造的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讽刺画中的材料。他是一个国防军，满口“公民”啦，“宪章”啦，代表当时的中产阶级。